

张声震 主编

壮族研究丛书

明清时期 壮族历史研究

苏建灵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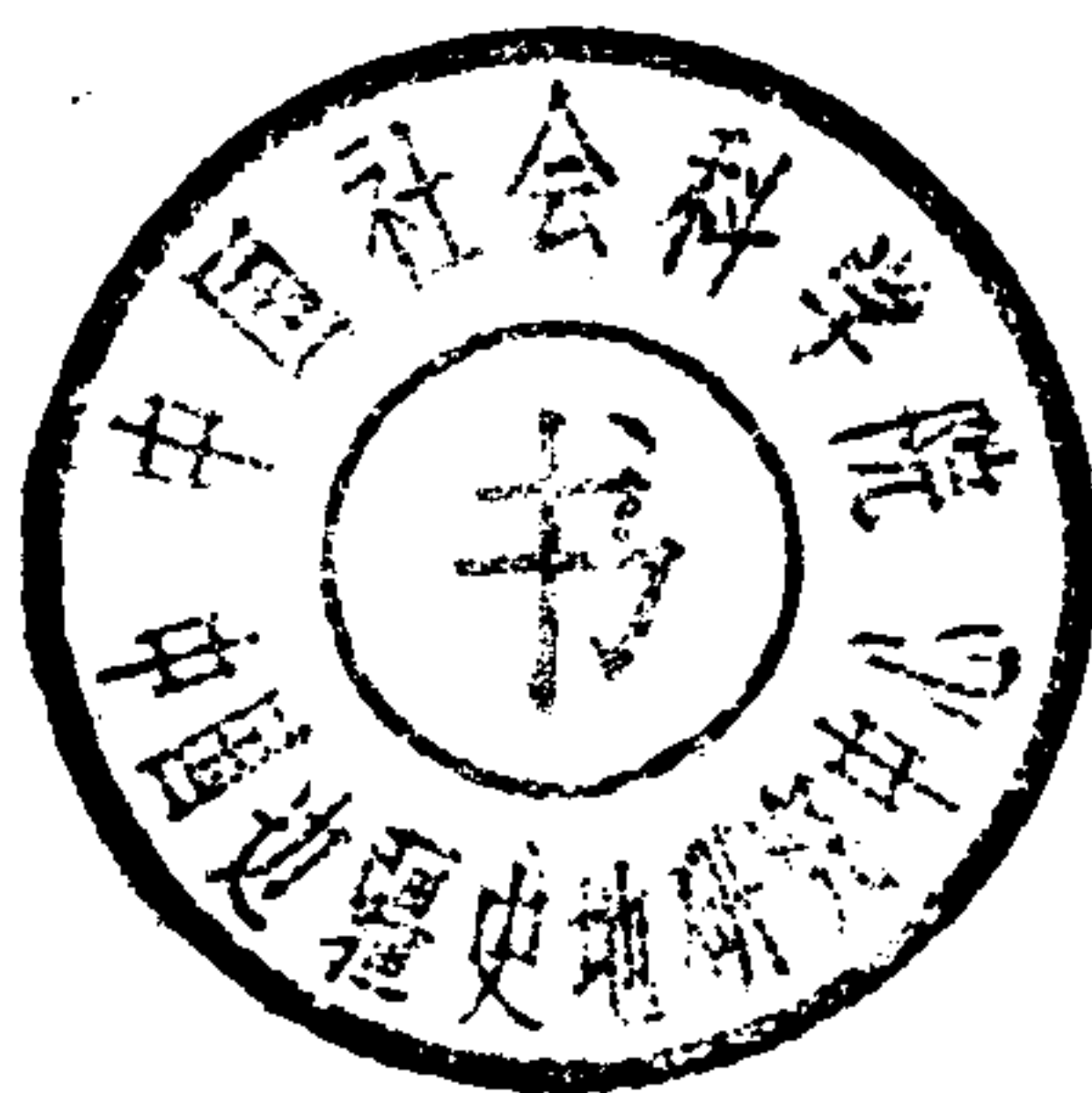


壮族研究丛书

主 编 张声震
副主编 冯 艺
韦琮瑜

明清时期壮族历史研究

苏建灵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壮族研究丛书

明清时期 壮族历史研究

苏建灵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桂)新登字 02 号

明清时期壮族历史研究

苏建灵 著

☆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民族学院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7.625 印张 170 千字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3—2153—8/k·29 定价:10.00 元

《壮族研究丛书》首卷序

张声震

一九九三年元月三十日

壮族原是一个古老伟大的民族,她是中华民族统一祖国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之一。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旧中国,偌大壮族,世人知者鲜有。新中国成立后,推翻了数千年的民族压迫制度,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看待民族问题,实行民族平等政策,才使壮族得以复苏,从而恢复了地应有的地位。随着对外开放潮流,民族间、地区间、国际间的友好,经济、文化交往频繁,壮族也日益为世人所知了,尤为可喜者,国内外学者从事研究壮族历史传统文化与现实的人,也渐渐多起来,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1985年,广西建立了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机构,专门从事以收集整理出版壮族传统文化遗产为主的事业,经过七、八年来的摸索开拓,艰苦创业,道路已经开辟,取得了初步可喜的成果,为壮学的建立增添了基石。近年来,广西、云南壮学社团已先后建立起来。这些,都是令人高兴的现象,使人感觉到壮学的建立有望了。

但实事求是地说,以现有的对壮族研究成果与壮族是一个古老伟大的民族相比较,我们不能不承认,无论就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而言,都还是很不够的。严格说来,只不过是研究的开端而已。我认为将壮族是一个古老伟大民族的原来面貌再现于世,应是当今从事壮族研究者的首要任务。这就要求有志于壮族研究的学者不要满足于已往已取得的成就,应更进一步深入从民族渊源、历史、

考古、经济、军事、文化、艺术、教育、宗教、民俗等不同的领域去系统地探索研究，以求得到新的成果。

壮族古来是一个勇于进取的民族，她从不排斥外来先进文化，她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接受汉族文化最早的民族之一。在当今改革开放潮流中，她必然更勇于吸取国内外各民族先进科学技术以丰富自我。同时，我们还应知道壮族固有的民族特性仍然存在，在历史长河中她并未因长期遭受历代封建王朝的民族压迫民族同化而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特性。恩格斯说：“每一个民族，无论其大小，都有自己的、只属于它而与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本质上的特点，这些特点便是每一个民族在世界文化上的共同宝库中所增添的贡献，补充了它，丰富了它。”恩格斯是在一百多年前说这番话的，他发现了永恒的真理。鉴古推今，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当今对外开放潮流中，壮族必然会更自觉地以自己优秀独特的民族文化和优越的地理经济条件参予时代竞争，以图谋民族的发展、繁荣、昌盛！

基于上述两点旨意，极需把壮族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以适应当代民族研究的要求和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而编纂出版《壮族研究丛书》，可能是实现以上旨意的较好途径，悟及此，乃于去年商定找广西民族出版社，幸得主事者冯艺同志等诸位出于民族利益大义，热心鼎力支持，决定由广西民族出版社编纂出版《壮族研究丛书》，并聘我为《丛书》主编。《丛书》向国内壮族有较深入系统研究能力、具有高级职称之学者征稿或约稿，选题可自选或协商酌定，出版费用基本由广西民族出版社承担，照章付予著者稿酬。此举之目的，是为了鼓励、支持有志于壮族研究学者深入、系统精心钻研学问，当学者们一旦得到可喜的成果，出版问世，为壮学作出贡献，是可以期待的、有门路的、有保障的。

编纂出版《壮族研究丛书》大计已定，正好接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苏建灵副教授去年送来他的新著：《明清时期

壮汉融合问题研究》及《明代广西东部的土司》二稿。苏是有才华的青年学者，致力于壮史研究，近年曾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明清时期壮汉民族融合问题研究》系其博士论文，引证史料较为翔实，观点明确，文字清晰。壮汉融合是壮汉民族关系中的重大难题，以往尚少有人专门研究，苏建灵副教授选择此题作为其博士学位论文，正是他敢于探索历史重大难题的卓越表现。《明代广西东部的土司》系在其硕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他深入挖掘细微考证史料，发现明代广西东部也曾存在大量的土司建置，从而纠正了前人所谓“广西东部无土司”或“广西全省惟苍梧一道无土司”之说的谬误。这无疑是对广西土司制度史、广西地方史、广西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兹遵其本人意愿将《明清时期壮汉民族融合问题研究》与《明代广西东部的土司》二稿合为一集书名曰：《明清时期壮族历史研究》，作为本丛书首卷出版。正值鸡年新春伊始，祝愿雄鸡唱晓，首卷的出版，能为《壮族研究丛书》创刊起个良好开端，能为壮学的创建与繁荣大展鸿图，是为序。

目 录

《壮族研究丛书》首卷序	张声震(1)
上篇 明清时期壮、汉民族融合问题研究	(1)
一、前言	(1)
二、明代初年的壮族分布区域	(6)
(一)“撞”、“僮”的分布	(6)
(二)“土人”的分布	(14)
(三)“蛮”等泛称有些可确定指壮族	(14)
(四)称为“狼”的壮族分布在桂西	(15)
(五)称为“侬”、“沙”、“土僚”的分布在滇东南等地	(15)
(六)小结	(15)
三、桂西壮族——“狼”人部分东迁	(20)
(一)“狼”始见于文献	(20)
(二)明初“狼”人的原居地	(20)
(三)“狼”兵东迁屯戍	(22)
(四)东迁“狼”人在当地定居繁衍	(26)
四、汉族人口向壮族地区的迁移	(31)
(一)明初洪武年间壮族地区的汉族人口	(31)
(二)明代卫所移民	(31)
(三)充军和罪谪	(33)
(四)“开中”活动中的移民	(35)
(五)自发移民	(36)
五、桂东地区壮、汉民族融合的发展	(46)
(一)共同地域和壮、汉杂居	(47)
(二)共同经济生活	(58)

(三)共同文化习俗	(68)
(四)共同语言	(79)
(五)“民”“蛮”比例的变化	(82)
六、桂西、滇东南地区壮、汉民族关系的发展	
和部分汉族融合入壮	(89)
(一)部分汉族融合入壮	(89)
(二)壮、汉民族关系的发展	(90)
七、桂中地区壮、汉民族的局部融合	(103)
八、结语	(105)
主要参考文献	(108)
英文提要	(117)
下篇 明代广西东部的土司	(120)
一、明代在广西东部设置土司的历史背景	(121)
二、明代广西东部土司概说	(124)
(一)桂林府的土司	(124)
(二)平乐府的土司	(128)
(三)梧州府的土司	(134)
(四)浔州府的土司	(138)
(五)柳州府的土司	(143)
(六)庆远府东部的土司	(150)
(七)南宁府东部的土司	(154)
(八)小结	(156)
三、明代广西东部土司的特点	(157)
明代广西东部土司统计表	(164)
注释	(164)
英文提要	(177)

附录：

1. 明清文献中瑶、壮民族名称的混用	(179)
2. 明代广西的卫所	(191)
3. 秦汉时期岭南的郡县	
——兼论岭南土司制度的渊源	(207)
英文提要	(225)

CONTENTS

Foreword	Zhang Sheng Zheng(1)
----------------	----------------------

Part 1: A Study of Merging of the Zhuang and Han Peoples in the Ming and Qing Eras (1)

1. Introduction	(1)
2. The Zhuang Inhabited Region in the Early Ming	(6)
3. Populating of the Lang People — A Subgroup of the Zhuang to East Guangxi	(20)
4. Populating of the Han People to the Zhuang Inhabited Region	(31)
5. Merging of the Zhuang and Han in East Guangxi	(46)
6. Development of the Zhuang — Han Relation and Merging of Some Han into the Zhuang in W . Guangxi and S. E. Yunnan	(89)
7. Merging of the Zhuang and Han at Less Scale in Central Guangxi	(103)
8. Conclusion	(105)
Select Bibliography	(108)
English Abstract	(117)

Part 2: The Tusi in East Guangxi in the Ming Era (120)

1. Background of Establishment of the Tusi in East Guangxi in the Ming Era	(121)
--	-------

2. A Survey of the Tusi in East Guangxi in the Ming Era ...	
.....	(124)
3.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usi in East Guangxi in the Ming Era	
.....	(157)
Statistical Table of the Tusi in East Guangxi in the Ming Era	
.....	(164)
Notes	(164)
English Abstract	(177)

Supplement:

1. Term Confusion of Yao and Zhuang in Literature of the Ming and Qing Eras	(179)
2. The Weisuo in Guangxi in the Ming Era	(191)
3.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in Lingnan in the Qin and Han Eras — On the Origin of the Tusi system in Lingnan Addition	(207)
English Abstract	(225)

上篇 明清时期壮、汉民族融合问题研究

一、前言

壮族是我国人口中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1988年共有1,460多万人^[1]。我国壮族的分布呈三个层次。桂西是聚居区。这里的百色、南宁、河池三地区壮族人口均达70%或70%以上,其中那坡、靖西、德保、平果、龙州、天等、大新、隆安、忻城(属柳州地区)等县壮族人口超过90%,靖西、天等二县壮族人口更高达99%以上。桂中(含河池、柳州、南宁三地区各一部分,约二、三十个县)和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东部(富宁、广南、砚山、丘北四县)是壮族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杂居区,壮族人口约在三成、四成、五成间。云南省文山州西部各县、曲靖地区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一些县,以及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等地也有部分壮族人口与其他民族交错分布。至于广西东部,则是汉族为主的地区,壮族很少^[2]。

壮族人口的这种分布状况是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先秦时期,壮族先民遍布整个岭南。他们是百越族群中的一部分,在汉文文献中被记录为四支。今粤东、粤中的一支先秦时名称不明,秦、汉时期称为南越。今粤西北、桂东、北的一支叫苍梧越。今粤西南、桂南、桂西南的一支叫西瓯骆越。今桂西北、滇东南的一支叫濮^[3]。秦、汉时

期,壮族先民分布的地区纳入中原封建王朝统治,今粤东、粤中壮族先民中的一部分开始与大量迁入的汉族人口融合。东汉以后,今粤东、粤中壮族先民中尚未融合入汉族的部分与今粤西、桂东南的壮族先民都称为俚,其他地方的壮族先民则称为僚、乌浒等。唐代,今粤东、粤中的壮族先民——俚基本融合入汉族之中^[4],现在这里是汉族地区,但却有许多壮语地名^[5],向后人显示着这一段民族融合的历史。宋代,桂东部分壮族开始与迁入的汉族融合,这里出现了一些编民的聚居地^[6]。在桂中、桂西和滇东南壮族地区,民族融合的方向与东部相反,从秦、汉以至宋、元,进入这里的汉族人口一直较少,他们除在部分郡县据点立足生根、保持汉族特点外,大都融合进了壮族之中。明朝初年,桂东、桂中壮族还占大多数,其次是瑶族和汉族,其他民族如苗、侗、水、仡佬等数量较少,而桂西和滇东南则壮族占绝对多数,其他民族很少。明、清时期壮、汉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才为近代壮族分布的格局奠定了基础。

在我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壮族是接受汉族影响较大的民族之一。壮语在语音、语法和词汇上都受到汉语的深刻影响,词汇中日常交际有30~40%的汉语借词,如涉及文教、时事政治内容的话题时,汉语借词可达60~70%以上^[7]。不少壮人通晓汉语、汉文,把它作为交流思想的工具。壮族知识分子曾在汉字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方块壮字”,至今仍有人使用。方块壮字不是正规的民族文字,流传面不广,壮族地区通用的文字是汉字(解放后创制的拼音壮文正在推广中)^[8]。壮族是“歌唱的民族”,而许多壮族民间歌手能用壮语、也能用汉语来编唱山歌,编唱时往往把汉族民歌的技巧及素材溶化吸收^[9]。汉族的古今文学名著,深受壮族人民喜爱,在壮族民间广为流传^[10]。壮剧传统剧目,绝大部分是从汉族传说故事和旧小说改编过来的^[11]。壮族的节日很多,而其中若干节日来源于汉族。壮族特有的民族服饰、建筑形式、婚俗现在保留面已较小,大部分与当地汉族略同^[12]。……。壮族如此广泛地吸收汉文

化,是历史上逐渐形成的,而明、清时期则是其形成的重要阶段。

对于民族融合,我国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周恩来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中说,我国“两千年来历史上有记载的兄弟民族,有些现在不见了,其中有的可能向远方迁移了,有的可能和汉族或者和其他民族融合起来了”。又说:“如果同化是各民族自然融合起来走向繁荣,那是进步的。这种同化本身就有推动进步的意义”^[13]。由此可见,“民族融合”一词的含义是很广泛的,不能只作片面的理解。民族融合是指民族间的自然融合,是民族间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密切联系的产物,它以一个主体民族为核心,这个主体民族在融合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其结果是,甲民族的全部或一部分融合入乙民族之中,而乙民族也吸收到甲民族的优秀东西,丰富了自身的内容。壮族(或其先民)的一部分融合于汉族,而壮族自身又吸收了一部分汉族,彼此都将对方文化中的一些成分加以吸收,这是壮、汉民族关系上的突出现象。而在明、清时期,这方面的内容尤为丰富多彩、引人注目。

壮族人口多,分布广,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至今仍十分突出。在汉多壮少的地方,如桂东地区和若干大城镇中,壮、汉发展水平已较为接近,壮族传统文化已经或正在淡化而向汉文化靠拢。在壮族聚居区,则壮族传统文化的色彩仍较强烈。有一些壮人虽然在衣、食、住、行、生产等一类民族特征的表层结构方面与汉族接近,但在民族语言、民族心理素质等民族特征的深层结构方面仍保持本民族特点。许多汉文化因素传入壮族后,往往被壮文化改造,打上壮文化烙印,汉为壮用了。所有这些,在明、清时期壮、汉民族关系的发展史中都有脉络可寻。全面了解壮族,深入认识壮族特点及壮族文化,是壮族人民向现代化迈进的必要条件。笔者希望这篇对明、清时期壮、汉民族融合问题展开研究的论文能对此有所裨益。

在我国历史上,曾经历过春秋战国至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宋辽金元和明清四次民族大融合高潮。秦以前,主要是中原和

南方地区的农业民族之间的斗争和融合而为汉族,从而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以后主要是汉族和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的斗争和融合,并涉及其他边疆少数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壮大过程^[14]。以往学术界对秦以前中原和南方各族融合为汉族以及后来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斗争与融合关注较多,而对西南边疆的壮、汉民族融合探讨较少。笔者希望本论文能对这方面研究的开展有所裨益。

有关本课题的研究,我国学术界有少数几篇论文涉及^[15],但多系纵贯展开,若从明、清时期壮、汉民族融合的角度来观察,就显得过于简略,许多问题甚至尚未触及。日本冢田诚之以《明、清时期壮族史研究》为题写的几篇论文,对本课题的开展有一定启发。

本文的时间上限定在十四世纪中叶,即明初洪武元年(1368年),下限定在十九世纪中叶,即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由于资料的限制和论述的需要,文章的某些部分将超出这一界限,读者鉴焉。

注释:

- [1]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壮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3页。
- [2]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广西市县概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中共云南省委政策研究室、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云南地州市县概况·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分册》,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袁少芬:《论广西汉族发展与汉民族研究问题》,刊《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四期。
- [3]苏建灵:《秦、汉时期岭南的郡县——兼论岭南土司制度的渊源》,刊《广西民族研究》1989年第二期。
- [4]练铭志:《试论广东俚、汉民族关系》,见中国民族史学会编:《中国民族关系史论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 [5]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第十九章,中华书局,1941年再版。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第六章第六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 [6]《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职方典》卷一三九四。
- [7]王均、梁敏、韦庆稳、覃国生《壮语及壮、汉人民怎样互学语言》,民族出版社,1979年出版。又,韦庆稳、覃国生:《壮语简志》说:“在讲述日常生活的故事、谈话中,通常至少有10%的汉借词。如果是涉及政治、时事内容的谈话,汉借词往往超过半数”(民族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24页)。
- [8]《壮语简志》第9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第585页,壮语条、壮族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出版。覃国生:《关于方块壮字》,刊《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四期。
- [9]韦金学:《试析壮族的容异心理》,见袁少芬主编《当代壮族探微》,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 [10]欧阳若修等:《壮族文学史》第一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38页。
- [11]《壮族文学史》,第一册,第39页。
- [12]覃国生、梁庭望、韦星朗:《壮族》,民族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115页、第11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第589页,壮族条。
- [13]《民族研究》,1980年第一期。
- [14]黄崇岳:《中华民族形成的足迹》,序言。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二页。
- [15]诸如覃树冠:《浅论广西壮、汉民族融合问题》,刊《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一集;顾有识:《汉人入桂及壮、汉人口比例消长考略——兼论壮、汉之互为同化》,见范宏贵、顾有识编:《壮族论稿》,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袁少芬:《试论汉人的“壮化”》,见《壮族论稿》;袁少芬:《论广西汉族发展与汉民族研究问题》,刊《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四期。